

每年高考前后,总会有朋友的孩子打来电话,问我:“阿姨,我想学心理学,可我妈不让,说以后不好找工作,你能不能说服我妈?”

接着,不等我回应,他们的妈妈往往就会抢过电话,噤里啪啦说一堆不允许的理由,最后还会加上一句:“别人说学心理学的人问题多,我怕TA越学越不正常怎么办?”每当这时,我便呵呵一笑地“摇身一变”、假装自己是“女王阳明”——先来个“此心不动,随机而动”。

# 此心不动

王阳明,在史册里是明代思想家、军事家、政治家和文学家,凭借“此心不动,随机而动”的独创心学,无往而不胜。在我心里,他则是一位穿越时空的“智慧导师”,总能无声胜有声地帮助我陪伴更多人应对人生难题。人生难题,不止于选专业与找工作之间,藏在两者之后的亲子冲突,才是真正的困难。而我的任务,是将真相呈现出来,帮父母和孩子看见彼此、重建关系、共历冷暖。所以,我要做的第一件事,是让自己“此心不动”——既不拿自己个人经验来说服妈妈们“学心理学是一个‘善’的选择”,又不否定和掩盖“有可能不好找工作的‘恶’果”,同时,还不会被“别人说”激起情绪的千层浪。接着,“随机而动”——我会请孩子当着妈妈的面说明自己喜欢心理学的缘由,而这时,孩子往往会袒露一些妈妈从不知道的心声,比如:父母经常吵架,自己是在孤独害怕之中长大的,希望学习心理学之后,可以帮助更多跟自己人有类似经历的孩子;或者,自己中学好友因为心理疾病而引发了一些后果,自己想通过学习心理学来缓解自己当时没有能够帮到好友的内疚……

这时,一旁的妈妈往往顿时安静下来,有的还会开始抽泣,因为从不知道孩子不听话的表象背后,原来藏着如此强烈的心理需求。让妈妈们了解孩子的深层需求,就是把她们带入到孩子的心理发展态势中,顺着孩子的目光望向前方,看看她们看见了什么;同时,我也会邀请孩子站在妈妈的角度,顺着妈妈的视线看过去,看看两人的视线有没有可以交会的地方。短暂的通话,却常常能在“不动而动”之间四两拨千斤——来电的孩子,有的如愿以偿,不但取得了妈妈的理解,还把妈妈变成了“同学”,一起听课、共同成长;有的则采纳了妈妈建议中合理部分,根据自己的优势选择某个本科专业,再把心理学定为未来研究的方向……

妈妈们事后常常问我:“怎样才能像你一样,让孩子说出自己真心话的同时,还能听得进大人的真心话呀?”我依然呵呵一笑,认真回答:“此心不动,随机而动”——无论孩子说什么,人人都需要先管好自己,心不让他乱动,把担忧杂念和大人经验放在一边,孩子才会继续讲出真心话;真心话,就是亲子关系改善的重要之“机”,关系中随机顺势,而不是强制逆行,才有可能共创相对的圆满。”

难得人间一遇,愿所有的孩子和父母之间,都能修得相对的圆满,练就一颗“不动心”。

《红楼梦》第七十一回,鸳鸯夜间到大观园公干毕,无意间撞破迎春的大丫鬟司棋与表哥幽会。作为贾府最高统治者贾母的贴身丫鬟,鸳鸯手握不小的话语权和影响力,本可以公事公办。但她并未声张,反而对司棋发誓会保密,还安慰她好好养病,又嘱咐道:“从此养好了,可要安分守己,再不许胡作乱为。”

一来,鸳鸯深知此事攸关司棋及其表哥的性命;二来,她与司棋情谊颇深;第三个原因最本质——鸳鸯有悲悯心。尽管,为拒绝贾赦的强娶,她戒绝了婚姻与爱情;尽管,她和凤姐一起捉弄过刘姥姥,为贾琏偷卖贾母的库存宝物帮过忙,但她的底色是善良的、通透的。纵观《红楼梦》全书,鸳鸯从不弄权,更不曾谋私。我相信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塑造鸳鸯这个人物的时,一定是有所依归的。现实生活中,也不乏心怀悲悯之人。母亲怀我的时候,只身在崇明岛的乡村小学教书,孕反严重。一周六天,她每天都要上好几节课,外婆家远在嘉定。母亲的同事吴秀明老师时常对她嘘寒问暖,每个周末都请她到家里吃饭,我在娘胎里就受到了吴老师的照拂。她们之间的友谊,维系了一生。

我的女友就没这么幸运。她初为人母那几年,上班远,工作忙,身心俱疲。最夸张的一次,她在公交车上站着就睡着了,脖子系里的真丝围巾被人偷了,也毫不察觉。那些有年纪的女同事,反倒睁大眼睛等着抓她的错处。女友叹道:“这些人也是母亲,难道她们初为人母时,不曾有过难处?真不明白她们为何如此?”我劝慰道:“人性都有另一面,有的人习惯了‘恨人有笑人无’,或许她们嫉妒你的才

为人处世要有原则。住宿舍奉行三不借:牙刷不借、女友不借、藏书不借;退休了坚持三不换:老友不换、老婆不换、老宅不换;老来有三件宝:老友、老婆、老宅。

市中心的老宅永远有出租回报!行情再不好,千万别卖老宅,老宅是支柱性支撑。最好将老宅出租,租金一剖为三:一份用来内环外租房,一份用来市中心请客,一份用来旅游。市中心老宅是现金奶牛,倘若卖掉,房子变房券,就像雪糕移出冰箱,捧着雪糕兜一圈,在热浪中,在阳光下,在时间煎熬里,瘦身、脱形、炸掉,最终残存于掌心一丝甜味。市中心的老宅是最好抗跌抗通胀的资产。别人租给你的房租涨,你给别人房租也涨。你出租的房租跌,别人租给你的也跌;而且环线外的跌幅大于环线内,环线内房租涨幅大于环线外,这个对冲基金有点偏心:朝市中心人家倾斜,“慧进不慧出”,岂不快哉?最好出租环线内的大三室两厅,租借

酒里有神,李白斗酒诗百篇,天子呼来不上船;酒中有鬼,知章骑马似乘船,眼花落井水底眠。樊迟问智,孔子说专心致志于人事,敬鬼神而远之即可。我对酒的态度近乎此论。

酒内,酒肉,酒心越发淡薄,肉慢慢吃得少了,荤腥之念不重,偶尔一点牛羊鱼虾即可;茶饭,茶心渐渐淡了,饭量却已减退,一人三餐吃不下两碗。饭量小了,睡眠也少了,偶得饱睡,真快意事。

宋代民间有人结党营私,皆菜食,不茹荤,官书称其吃菜事魔,吃菜事书、事文章、事小古董、事笔墨丹青、事柴米油盐,事击缶歌,事黑老虎,事惜字亭,事空杯,事竹筒,事花鸟清茶,事日常欢喜……居家长茹素,得闲多

能,眼红你的顺遂,巴不得看你的笑话。”这个世界永远都不缺卫道士和聪明人,他们心中只有成败得失这一种度量衡。他们永远都不会懂得,何为悲悯。

有人说,善良是一种天赋。我说,基于善良的悲悯也是一种天赋。善良加理解加通透,方为悲悯。悲悯,是理解并同情普通人的琐碎渺小、艰辛坎坷,也是理解强者亦有阿喀琉斯之踵。只有具备高贵灵魂的人,才具备悲悯的品德和能力。比如司马迁、杜甫、白居易,比如英国的哈代、法国的雨果、俄国的列夫·尼古拉耶维奇·托尔斯泰……司马迁身体残缺,心灵健全,皇皇《史记》不以成败论英雄;杜甫生逢战乱三餐不继,诗心所及,总在关注底层百姓的苦难;白居易的诗作实录了中唐的社会问题——“税重多贫户,农饥足早田。”“一从深丛落花,十中人赋”……苔丝、芳汀、玛丝洛娃、安娜·卡列尼娜这些艺术形象,无不闪耀着发作者心灵的悲悯之光。

上师大孙逊教授当年教我们古典文学,讲到《红楼梦》,他盛赞作者有大悲悯。我以为,同为伟大的世情小说,《金瓶梅》的白描艺术不输前者,但字里行间缺了悲悯。写《红楼梦》的曹雪芹谋生艰难,能塑造出宝玉、鸳鸯这等有悲悯心的艺术形象,堪与哈代、雨果、托尔斯泰并驾齐驱。悲悯之美,无关财富的多少,才华的有无、地位的高下、外貌的妍媸,只关乎心灵。无论是小狗陪伴一旁的街边小皮匠,或是西装革履的金融界人士,抑或是叱咤商界的企业家,甚至是柴米油盐的家庭主妇,只要能理解强者的无奈,能同情弱者的无助,能珍惜生命的脆弱,他便具备悲悯之美。

# 老宅

李大伟  
环线外的小三室一厅,实现利益最大化:经济舱升格商务舱,岂不快哉?最好留两间,儿女回国可以住,平时来访的老友可以住。年老时,身边不缺亲友,岂不快哉?最好租房,可随时换邻居。年轻时,为了工作便利、为了孩子上学,买房自住,焊住自己。租房如自由恋爱,你就有选择权了,还能选择好邻居,远亲不如近邻。因为有老宅,可换租最喜欢的环境。因为喜欢温暖,冬天到广东的惠州、中山等县城,温暖更有早茶。因为害怕夏天,三伏天到神农架木鱼镇,夏季盖被头。因为我生活在任意切换中,自我选择中,欢喜满满。我喜欢去熟识而喜欢的地方,然后坐下,看看野眼喝茶,有方向无目标。因为租房,我可以选择,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。这个时代,有市中心的老宅,就如定海神针。岂不快哉?

饮茶,一壶也好,两盏也好,三开也好,乃至六泡、七杯、八口,放下生风,无所谓雅俗,比觥筹交错的酒席舒适。于是作歌曰:新晴爱晚霞,雨后赏桃花。迎客常温酒,居家独煮茶。有闲真富贵,无病即仙家。纸上桃园隐,诗书度岁华。

闲饮茶  
胡竹峰  
先前亦作得四句,意思仿佛:世事多悲咤,临溪避市哗。相逢斟小酒,会饮大杯茶。相逢饮小酒,略显夸张,偶尔连半盅酒也不愿意喝。会饮大杯茶,全然写实。日常里,我好用大杯泡茶,以求痛快,以求浩荡。

三十而立,此后即是大人了。年轻时不妨说说酒话,如今,年届不惑,应该多说说茶话了。酒话昏,茶话醒;酒话乱,茶话整;酒话奇,茶话正。酒话不知所云,茶话清白分明。读书作文日常,红茶不离手掌,一杯又一杯,红茶绿茶,红茶养人,绿茶怡人。春天里喝绿茶,秋来了饮红茶,这是我的红绿自在。这些年喝了不少茶,其中有道,茶之道是通往内心的花园小径。茶是老调,书是新词,老调易弹,新词难作,人也过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了。

杜甫诗赠友人:“诏谓将军拂绢素,意匠惨淡经营中。”艺之道,向来少不惨淡经营。正如茶诗所说的,十年惨淡经营处,一点青荧灯火知。如今世间太多经营,只让天知地知,唯恐人知,最怕人知。机关算尽原来不过游戏,耕读文章诗酒茶,到此为止,回归本相与小我。各有命,各有志,各自安心,各自安好。人生在世,难的是安心,难的是安好。偶尔,一杯茶是安心的汤药。偶尔,一杯茶即安好。偶尔,茶好,前世修来好大福报。俗话说,碗尽福至。吃饭务尽,我喝茶也务尽,不独惜水,亦惜茶也。好茶不易得,辛苦不让诗。贾岛《题诗后》说:二句三年得,一吟双泪流。知音如不赏,归卧故山秋。诗待知音,琴待知音,文待知音,茶也待知音。知音不来,独饮自适,文章自适。

泉州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,曾有“涨海声中万国商”的繁华,也曾是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,我却对泉州的传统特色美食情有独钟,至今余味萦绕。游览泉州之余,我对当地朋友阿水说:“人间有味是清欢,来泉州不能不吃传统特色美食。”那天晚餐的酒店是一座三层建筑,典型的闽南古厝风格。阿水的老友阿曾是这里的厨师长,我们边吃边聊,阿曾一一介绍了菜肴的起源、制作方法和特色。阿曾说,名扬海内的姜母鸭,原是宫廷御膳,为商代名医吴仲所创作,他用麻油、烧酒及中药材佐以老姜烧煮鸭肉,被奉为滋补圣品,后从宫廷传入民间。如今,姜母鸭已成为闽南地区的代表性美食,有厦门姜母鸭、泉州姜母鸭,前者汤汁干一点,后者汤汁湿一点,各有千秋。我们举箸入口姜母鸭,

# 七夕会

色泽红亮,肉质鲜嫩,姜香浓郁,还有一股淡淡的中药韵味,细嚼慢咽间,满口香气轻轻舒展,暖心暖胃。“泉州传统特色美食,声名远扬的是牡蛎煎(蚵仔煎)。”阿曾说。牡蛎煎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,荷兰人占领台湾时,郑成功军队缺粮之余食中生智,就地取材,将台湾特产蚵仔、番薯粉混合加水煎成饼吃。后来,这一做法传入泉州等地,泉州沿海渔民为了方便在船上烹饪食物,将牡蛎与地瓜粉等混合煎制。而清代闽浙总督李鹤年觉得牡蛎煎只加地瓜粉味道单调,便添加鸡蛋等其他食物一起煎,味道更胜从前。我们吃到的牡蛎煎外皮金黄酥脆,牡蛎肉质鲜嫩多汁,面糊嫩滑细腻,香气浓郁诱人,口感层次丰富,瞬扫而光。脍炙人口的面线糊,也是泉州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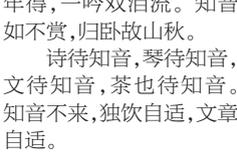
吃蓬蒿菜的那段时间,我回家后,都会去菜园看一看,有时我会在蓬蒿菜面前站几分钟,就是想判断一下,今天的蓬蒿菜长得如何了。我一直担心,蓬蒿菜来不及长大。二妹说,来得及,一日阳光,一夜雨露,就可以长大。蹲下身,双手撩开蓬蒿菜,看见上次修剪的茎秆还留着痕迹。痕迹是墨绿的,也有铁锈红的。显然,断连后的愈合是生命的重生。生命的重生一定经历磨难,留下印记是必然的。蓬蒿菜茎秆的旁边又重新长出了茎叶,这些新长出的茎叶挺起了身子,叶面一律朝上,向着阳光,看上去有生气,也雅静。二妹走了过来,问我今天是否吃蓬蒿菜?我说不吃。二妹扬了扬手中的剪刀,那就带一点回家。说完就跑到了蓬蒿菜面前。她边摘边说,蓬蒿菜生性是剪断头吃的,她补充了一句:头剪得“忙”一点,长出来的反而嫩,反而甜。后来的日子,吃蓬蒿菜变成了一种习惯。我对蓬蒿菜很是钦佩:生命遭遇了痛苦,又及时修复痛苦,并以此作为生命的新起点,蓬蒿菜做到了。但时令无法违逆,不多时,蓬蒿菜菜叶的边口开始打卷了,开始泛黄了,开始黑化了。二妹告诉我:现在蓬蒿菜老了,不好吃了。蓬蒿菜吃了一段时间后,草头也好吃了。我一直感叹蔬菜生命的接力神奇无比。这种近乎诗化的变换,让我感觉草头就是蓬蒿菜的姊妹菜。草头,也是摘头当作吃食的。这个头,并非长在最上面,而是草头的叶片。但真正好吃的草头,应该在摘上面最鲜嫩的草头时,连着草头下面三四寸的嫩茎。这样烧熟后的草头,相对有嚼头。草头可以吃到四月底。那阳蓬蒿菜开花了,草头还在生长。二妹说一周摘两次肯定有的。这草头不摘,会长,但茎与茎的距离会拉长,茎秆会变细,叶片会变小,容易老去;摘了一次后,等上两天,草头会越来越长,越长越密,越长越粗。我去菜园摘草头,蹲身,细看,边看边摘,真的会想起许多的人和物来,我应该向草头学习某种精神,比如越挫越勇。还有韭菜。每次割韭菜,我手里的镰刀自会抬高一厘米。二妹见了,说这割法不对,露出地面的韭菜,会影响重新长出来的韭菜。韭菜的这个生长现象,有点像人间的断舍离。我不知韭菜被割时疼不疼?但亲见了被割韭菜的生长情况:新割的韭菜三四天就长了出来,它们向上的速度奇快,菜叶也齐整。一周后,新老韭菜一样高,但新长出来的韭菜茎秆粗壮有力,菜叶碧绿生青。让我最感动的是,韭菜种一次,可以吃几年。比起蓬蒿菜和草头,韭菜多了一份替人期待的耐心与本领。在老家,我常常回望菜地,农家的菜园里有的是蔬菜,蓬蒿菜、草头、韭菜那样的生长现象,原本是蔬菜原生的宿命,但它们长得好与不好,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我有时也会想到那片土地,蔬菜,或许是大地恩赐的。



梦幻岛 (水性材料) 朱丹

样烧熟后的草头,相对有嚼头。草头可以吃到四月底。那阳蓬蒿菜开花了,草头还在生长。二妹说一周摘两次肯定有的。这草头不摘,会长,但茎与茎的距离会拉长,茎秆会变细,叶片会变小,容易老去;摘了一次后,等上两天,草头会越来越长,越长越密,越长越粗。

我去菜园摘草头,蹲身,细看,边看边摘,真的会想起许多的人和物来,我应该向草头学习某种精神,比如越挫越勇。还有韭菜。每次割韭菜,我手里的镰刀自会抬高一厘米。二妹见了,说这割法不对,露出地面的韭菜,会影响重新长出来的韭菜。韭菜的这个生长现象,有点像人间的断舍离。我不知韭菜被割时疼不疼?但亲见了被割韭菜的生长情况:新割的韭菜三四天就长了出来,它们向上的速度奇快,菜叶也齐整。一周后,新老韭菜一样高,但新长出来的韭菜茎秆粗壮有力,菜叶碧绿生青。让我最感动的是,韭菜种一次,可以吃几年。比起蓬蒿菜和草头,韭菜多了一份替人期待的耐心与本领。在老家,我常常回望菜地,农家的菜园里有的是蔬菜,蓬蒿菜、草头、韭菜那样的生长现象,原本是蔬菜原生的宿命,但它们长得好与不好,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我有时也会想到那片土地,蔬菜,或许是大地恩赐的。



夜光杯

吃蓬蒿菜的那段时间,我回家后,都会去菜园看一看,有时我会在蓬蒿菜面前站几分钟,就是想判断一下,今天的蓬蒿菜长得如何了。我一直担心,蓬蒿菜来不及长大。二妹说,来得及,一日阳光,一夜雨露,就可以长大。蹲下身,双手撩开蓬蒿菜,看见上次修剪的茎秆还留着痕迹。痕迹是墨绿的,也有铁锈红的。显然,断连后的愈合是生命的重生。生命的重生一定经历磨难,留下印记是必然的。蓬蒿菜茎秆的旁边又重新长出了茎叶,这些新长出的茎叶挺起了身子,叶面一律朝上,向着阳光,看上去有生气,也雅静。二妹走了过来,问我今天是否吃蓬蒿菜?我说不吃。二妹扬了扬手中的剪刀,那就带一点回家。说完就跑到了蓬蒿菜面前。她边摘边说,蓬蒿菜生性是剪断头吃的,她补充了一句:头剪得“忙”一点,长出来的反而嫩,反而甜。后来的日子,吃蓬蒿菜变成了一种习惯。我对蓬蒿菜很是钦佩:生命遭遇了痛苦,又及时修复痛苦,并以此作为生命的新起点,蓬蒿菜做到了。但时令无法违逆,不多时,蓬蒿菜菜叶的边口开始打卷了,开始泛黄了,开始黑化了。二妹告诉我:现在蓬蒿菜老了,不好吃了。蓬蒿菜吃了一段时间后,草头也好吃了。我一直感叹蔬菜生命的接力神奇无比。这种近乎诗化的变换,让我感觉草头就是蓬蒿菜的姊妹菜。草头,也是摘头当作吃食的。这个头,并非长在最上面,而是草头的叶片。但真正好吃的草头,应该在摘上面最鲜嫩的草头时,连着草头下面三四寸的嫩茎。这样烧熟后的草头,相对有嚼头。草头可以吃到四月底。那阳蓬蒿菜开花了,草头还在生长。二妹说一周摘两次肯定有的。这草头不摘,会长,但茎与茎的距离会拉长,茎秆会变细,叶片会变小,容易老去;摘了一次后,等上两天,草头会越来越长,越长越密,越长越粗。我去菜园摘草头,蹲身,细看,边看边摘,真的会想起许多的人和物来,我应该向草头学习某种精神,比如越挫越勇。还有韭菜。每次割韭菜,我手里的镰刀自会抬高一厘米。二妹见了,说这割法不对,露出地面的韭菜,会影响重新长出来的韭菜。韭菜的这个生长现象,有点像人间的断舍离。我不知韭菜被割时疼不疼?但亲见了被割韭菜的生长情况:新割的韭菜三四天就长了出来,它们向上的速度奇快,菜叶也齐整。一周后,新老韭菜一样高,但新长出来的韭菜茎秆粗壮有力,菜叶碧绿生青。让我最感动的是,韭菜种一次,可以吃几年。比起蓬蒿菜和草头,韭菜多了一份替人期待的耐心与本领。在老家,我常常回望菜地,农家的菜园里有的是蔬菜,蓬蒿菜、草头、韭菜那样的生长现象,原本是蔬菜原生的宿命,但它们长得好与不好,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我有时也会想到那片土地,蔬菜,或许是大地恩赐的。

了,开始泛黄了,开始黑化了。二妹告诉我:现在蓬蒿菜老了,不好吃了。蓬蒿菜吃了一段时间后,草头也好吃了。我一直感叹蔬菜生命的接力神奇无比。这种近乎诗化的变换,让我感觉草头就是蓬蒿菜的姊妹菜。草头,也是摘头当作吃食的。这个头,并非长在最上面,而是草头的叶片。但真正好吃的草头,应该在摘上面最鲜嫩的草头时,连着草头下面三四寸的嫩茎。这样烧熟后的草头,相对有嚼头。草头可以吃到四月底。那阳蓬蒿菜开花了,草头还在生长。二妹说一周摘两次肯定有的。这草头不摘,会长,但茎与茎的距离会拉长,茎秆会变细,叶片会变小,容易老去;摘了一次后,等上两天,草头会越来越长,越长越密,越长越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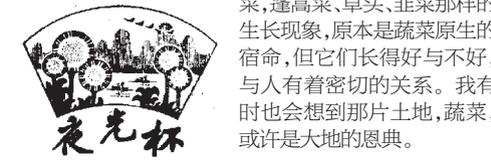
我去菜园摘草头,蹲身,细看,边看边摘,真的会想起许多的人和物来,我应该向草头学习某种精神,比如越挫越勇。还有韭菜。每次割韭菜,我手里的镰刀自会抬高一厘米。二妹见了,说这割法不对,露出地面的韭菜,会影响重新长出来的韭菜。韭菜的这个生长现象,有点像人间的断舍离。我不知韭菜被割时疼不疼?但亲见了被割韭菜的生长情况:新割的韭菜三四天就长了出来,它们向上的速度奇快,菜叶也齐整。一周后,新老韭菜一样高,但新长出来的韭菜茎秆粗壮有力,菜叶碧绿生青。让我最感动的是,韭菜种一次,可以吃几年。比起蓬蒿菜和草头,韭菜多了一份替人期待的耐心与本领。在老家,我常常回望菜地,农家的菜园里有的是蔬菜,蓬蒿菜、草头、韭菜那样的生长现象,原本是蔬菜原生的宿命,但它们长得好与不好,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我有时也会想到那片土地,蔬菜,或许是大地恩赐的。

了,开始泛黄了,开始黑化了。二妹告诉我:现在蓬蒿菜老了,不好吃了。蓬蒿菜吃了一段时间后,草头也好吃了。我一直感叹蔬菜生命的接力神奇无比。这种近乎诗化的变换,让我感觉草头就是蓬蒿菜的姊妹菜。草头,也是摘头当作吃食的。这个头,并非长在最上面,而是草头的叶片。但真正好吃的草头,应该在摘上面最鲜嫩的草头时,连着草头下面三四寸的嫩茎。这样烧熟后的草头,相对有嚼头。草头可以吃到四月底。那阳蓬蒿菜开花了,草头还在生长。二妹说一周摘两次肯定有的。这草头不摘,会长,但茎与茎的距离会拉长,茎秆会变细,叶片会变小,容易老去;摘了一次后,等上两天,草头会越来越长,越长越密,越长越粗。

我去菜园摘草头,蹲身,细看,边看边摘,真的会想起许多的人和物来,我应该向草头学习某种精神,比如越挫越勇。还有韭菜。每次割韭菜,我手里的镰刀自会抬高一厘米。二妹见了,说这割法不对,露出地面的韭菜,会影响重新长出来的韭菜。韭菜的这个生长现象,有点像人间的断舍离。我不知韭菜被割时疼不疼?但亲见了被割韭菜的生长情况:新割的韭菜三四天就长了出来,它们向上的速度奇快,菜叶也齐整。一周后,新老韭菜一样高,但新长出来的韭菜茎秆粗壮有力,菜叶碧绿生青。让我最感动的是,韭菜种一次,可以吃几年。比起蓬蒿菜和草头,韭菜多了一份替人期待的耐心与本领。在老家,我常常回望菜地,农家的菜园里有的是蔬菜,蓬蒿菜、草头、韭菜那样的生长现象,原本是蔬菜原生的宿命,但它们长得好与不好,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我有时也会想到那片土地,蔬菜,或许是大地恩赐的。

了,开始泛黄了,开始黑化了。二妹告诉我:现在蓬蒿菜老了,不好吃了。蓬蒿菜吃了一段时间后,草头也好吃了。我一直感叹蔬菜生命的接力神奇无比。这种近乎诗化的变换,让我感觉草头就是蓬蒿菜的姊妹菜。草头,也是摘头当作吃食的。这个头,并非长在最上面,而是草头的叶片。但真正好吃的草头,应该在摘上面最鲜嫩的草头时,连着草头下面三四寸的嫩茎。这样烧熟后的草头,相对有嚼头。草头可以吃到四月底。那阳蓬蒿菜开花了,草头还在生长。二妹说一周摘两次肯定有的。这草头不摘,会长,但茎与茎的距离会拉长,茎秆会变细,叶片会变小,容易老去;摘了一次后,等上两天,草头会越来越长,越长越密,越长越粗。

我去菜园摘草头,蹲身,细看,边看边摘,真的会想起许多的人和物来,我应该向草头学习某种精神,比如越挫越勇。还有韭菜。每次割韭菜,我手里的镰刀自会抬高一厘米。二妹见了,说这割法不对,露出地面的韭菜,会影响重新长出来的韭菜。韭菜的这个生长现象,有点像人间的断舍离。我不知韭菜被割时疼不疼?但亲见了被割韭菜的生长情况:新割的韭菜三四天就长了出来,它们向上的速度奇快,菜叶也齐整。一周后,新老韭菜一样高,但新长出来的韭菜茎秆粗壮有力,菜叶碧绿生青。让我最感动的是,韭菜种一次,可以吃几年。比起蓬蒿菜和草头,韭菜多了一份替人期待的耐心与本领。在老家,我常常回望菜地,农家的菜园里有的是蔬菜,蓬蒿菜、草头、韭菜那样的生长现象,原本是蔬菜原生的宿命,但它们长得好与不好,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我有时也会想到那片土地,蔬菜,或许是大地恩赐的。



夜光杯

食中的必吃款。细如发丝的面线在醇美的高汤中沉浮,加之牡蛎、虾仁等鲜嫩海鲜、雪白的豆腐以及软糯的大肠、腊肉,热气腾腾上桌时撒上些许胡椒粉和葱花,香气四溢且色味诱人。吃了姜母鸭和牡蛎煎,再喝一口面线糊,味蕾中顿生的松弛感让人十分享受。“土笋冻”在泉州特色菜肴中别具一格。“土笋”实为生长在海边泥沙中的软体动物,俗称“沙虫”。它富含蛋白质、多种氨基酸和钙、磷、铁等微量元素。土笋冻,外观呈半透明状,色泽红润,能清晰看到内部的“土笋”,蘸上调料食用,鲜美可口。大有“一箸入口,三秋难忘”的眷恋。那天的晚餐,阿水让我们“一网打尽”了泉州特色美食。如经典小吃肉粽、润饼、绿豆饼、四果汤……享受美食的时间是快乐的。我不禁信口占曰:泉州美食扬天下,面线蚵煎姜母鸭。肉粽润饼土笋冻,最乐应是品到家。

# 蓬蒿菜、草头和韭菜

高明昌

# 美食